

話 絲

第五卷，第五二期

勞 動 者

馬拉西金作
楊 騷 譯

(一)

我走入斯達林俱樂部的時候，那兒沒有許多人在。我到俱樂部的幹事那裏去談話。幹事對我說：

『今天有同志羅幾奧諾夫的演說。』

『噫，關於什麼問題的演說呢？』我問。

但是幹事對我這個質問沒有答應。因為他被演劇愛好者的同人喚到舞台那裏去做什麼了。

(1.07)

我一面走出廣場一面想。想到劇場廣場的小庭園去，坐在那兒的長櫈上，看看那些用種種的花草做出來的C黨首領的臉型的山堆，或看看在我們的工廠附近所見不到的那些裝飾着

的男女，而換換新鮮的空氣。我一時被這個想念所誘，剛要走到戶口的時候，突然有個人攔着我的手，說：

『你到那兒去呢？』

我喫了一驚，停腳一看，一個不熟識的男子站在那兒微笑着。

『你不是伊瓦諾夫麼！』

『是，我是伊瓦諾夫——什麼事情？』

『不認得麼？』

『唔，一點都不記得……同志！』

『那麼，真的不記得哩？』

『彷彿在什麼地方碰過似的，但什麼地方記不清楚了。』

我這樣答了。那想不出來的男子，一聽到我這話，便露出大牙齒笑起來。

『好罷，我們下將棊看看去如何？這樣，我是誰你便可以想出來了。』

『那麼，玩玩去罷。』我贊成了。

『你下得很好哩！』

「是，人家說我還下得不錯。」

「唔，彷彿在什麼地方和你碰過的，的確。」

「在什麼地方？」他一面學着我的口調，一面把我的「金將」捉去了。「是，在彼得格勒
哦。」

「啊，彼得格勒？是，是，想出來了，想出來了呀。你在普幾羅斯基工廠做過工的罷？」
「不錯呀，當然做過了！」

「在鑄物工廠和我同事過的罷？但從那以後，已經就過得這麼長久了麼！」

「唔，很長久了。」說着，他又把我的「步兵」捉去了。

「你還是下得不很好哩。」

「你的確是叫做伊凡的罷？」

「不錯呀」他答着，把自己的名字伊凡、亞歷山托羅威支、伯羅武索夫說出來了。

我重新注視在同一個工廠做過工的舊友的顏臉的輪廓。他以前的眼睛——我記得很清楚——
很美麗透明，黑晶晶地輝耀着，可是現在這光芒已經褪盡，變成燒栗似的眼色了。

「爲什麼你又要這樣凝視着我？還是想不出來麼？」

『唔，還不十分清楚……』我戲談地答着：

『你還是變得太利害了。如果不是你喚我，我終於會把你……』

『這有什麼奇怪。』

『那不錯。』我答道，然而，你還是老得多了。

『當然要老的！』他喊起來，奇妙地揮着手，接着說：

『你還在自慢你我都依然像早日似地那麼年青麼？和你分別了以後，你想已經過了幾年？』

『唔，十年大概有了罷？』

『那裏，已經十二年了哦。一千九百十二年退了工廠，從那年的半中，我便到俄羅斯各處去飄泊了。兄弟，你聽罷，這中間我流浪各處，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不走過的。高加索也到過，苦里密雅也到過，黑海的海水浴也去洗過，又流到西伯利亞的深奧裏去，在列那金鑛地方做工也有過。……以後戰爭勃發，我便志願爲義勇兵出征去了。那，是戰爭教唆我不得不參加的。但這原也是因爲地球上沒有一回什麼有趣異樣的事的緣故；總之，只是想試試異樣有趣的事情看罷了……』

(1211)

「哦呀，你怎麼就發見了這種放浪哲學了呢？在我認識你那時候，你不是沒有這種哲學麼？」我笑着插口說了。

「那的確不錯。那時我對一切的哲學都沒有交涉；尤其是對政治這些更不關心。」

「不錯，真是這樣。我記得呀！」我這樣叫着，因滿足而幾乎擊掌起來了。

「什麼？什麼事使你這樣大驚小怪呢？」他搖着赤頭髮，凝然盯住我。

「你現在在莫斯科工作的麼？」我不管他的質問，對他這樣根究了。

「比着我問你，你更想問我些罷？曾經咒咀過一切的政治家，而完全是站在局外的分子我，現在爲什麼要參加入勞動者階級唯一的政黨，最革命底的政黨呢：你想這樣質問的罷。噫，不是麼？」

他說了，不動地凝視着我。

「不錯，」我答道：「老實說，這真有點使我驚嘆哩。」

「只有點點麼？」他笑着，向椅背伸直腰身，沉默了。

我看到他的臉上現出暗淡的陰影，而混入額前深刻着的皺紋中去了。他那薄薄的唇，很微很微地，差不多感覺不到地，唇角在抖顫。

(121a)

我們同時沉默起來了。我把視線落在桌子上，想有沒有可以從這個走不通了的窮狀打出活路來的方法。

『已經不行了哩。』他突然對我這樣說：『你已經輸定了，繼續走下去也沒有什麼趣味。不若把我爲什麼對政治有興味起來了的事說給你聽罷了。』

『唔，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我換一換坐勢說。

『喝茶去如何？』他說。

我定了兩杯茶和兩份荷蘭乾酪的 Sandwich。等到食品端來的時候，他掬起一湯匙的茶喝入口中，然後慢慢地說起來。

(二)

剛才說過了，我是以一個義勇兵參加戰爭的。在列那志願爲義勇兵，被編入那個地方的聯隊，過兩箇月，便被送到德國的戰線去了。我也曾參加過那個有名的散索諾武斯基攻擊，也會在普魯西的地下室飲過酒，也會以刺刀刺殺過可愛的豚子家鴨雞等，狼吞虎咽地飽喫了。又也會用過鐵鎚掘翻了瓦爾俠瓦的美麗的牆壁。——但關於戰爭的模樣，已經誰也都聽倦了，我不說。——可是我，連連地三箇月在戰壕中殺人，終於忍不住了。由是，到了第四

(1213)

箇月，我那有榮譽的愛國者的名，便以一個不忠的祖國的叛逆者，被記在逃兵的名簿上了。然而這個污名，在我不覺有什麼痛痒的。我反要感着很舒服，到比得格勒近郊去當農家的短工，爲着一片麵包每天工作過日子了。爲着一點點麵包和牛酪，便替他們修理農具啦，機械類等，所以農夫們非常寶重我。就像這樣的狀態，我住在那個地方，直至羅馬諾夫王朝倒塌，臨時政府出來，凱甯斯基政府樹立了爲止。但是革命的展開，終於非把我捲入牠的旋風中去不可的。我每天在外邊跑，看到了『奮鬥獲得你自己的權利呀！』『凱甯斯基政府萬歲！』或是痛烈的『排斥久頓人種！』『偉大的同盟法國政府萬歲！』『奮鬥到底！』等字樣的廣告標語，便要感着一種悲哀。這樣，我約在比得格勒的市街徬徨了一個月間。那些被當時的革命所刺戟，被國會議事堂的露台叫喚出來的演說怒號所感動，而多少對這世間不滿意的人們，都志願爲義勇兵，出征戰線去了；但我却依然不變，無論在羅馬諾夫王朝的時候，或在變爲臨時政府了的時候，一樣地以一個逃兵躲避了所有的強制底號召。在這樣的騷擾中，我完全厭倦到極點了，但不久，因逃兵的處罰令又佈告出來，我便再走回先前的土地的農家那裏去了。這時剛好是春天，田圃的農作將近，所以他們便歡迎地僱了我。在田野的工作還未開始以前，我的工作替他們修理農具，機械，或打馬的鐵蹄；自己所能的事不待說，連自己所

不能的事也勉強認真做了。因此，農夫們非常滿足，食物也自給我充分，使我可以一肚飽了。到了夏天，我被傭爲男工，到草場去刈草了。這草地是離村七俄里的，湖的附近的潮濕的森林。由是，我便在那兒過日子。日間刈刈草，一到夜間來，便煮茶作魚湯，喫麵包。魚是湖中好多都有的，只要不懶便可以獲得。但捉魚的事我不幹，是十歲的主人的兒子去做的。我到夜間，把刈草機運轉到小屋的附近的隣家去，喜歡在那兒玩。這一家有兩個好男僕。兩人同樣地外表非常親切，身子不大高，但有着堅實強健的體格。一個禿了頭，頭髮僅從耳朵邊生到後頭部去。這人和他的朋友不同，常常有動身體的習癖；臉部頰骨高張，顴顛陷落，但顴邊鬚子很剛硬，好像突出前面來似的。他的眼睛細小，從那活生生的大額之下，閃閃地射出光輝；猶其是在暗夜裏更是分外明顯。還有，蓄着些少的帶點赤色的口髭。

我一天做完了工便入湖中洗回浴，然後到隣家去。而他們一天工作完了，一定是在燃着柴火，在野灶上煮茶做魚湯的。

『好麼，老弟？』那年長的男子，每要這樣說着，而從那遮蓋着禿頭的獵帽下仰望着我，親切地伸出手來和我緊握。但另外那一個男子，對於我的招呼，却只是把頭抬一抬，在鼻孔下不曉得哼些什麼。起初我不大高興這個男子了；但不久我曉得也不會說俄國話，便自氣

滑，而常常要這樣嘲弄他。

「喂，大頭子！你的頭接在肩上的哩。」

實在他的頭是圓得恰像救火隊的帽子。但我這樣嘲弄他，他不但不會生氣，而且反對地要哈哈大笑起來。

這樣說笑了以後，他們便開始喫晚飯。而我就常常自己倒在草原上眺望天空，等他們喫完飯。在這兒我要申明一句，就是我在放浪生活之間，不知不覺地便變成很喜歡眺望天空起來了這回事。臥倒草地上，一眺望天空，我心便覺浮浮欲飛而神情都輕快起來，把什麼都忘掉，覺得自己從人類的煩雜瑣屑的一切事情解放了。總之，在他們喫飯的中間，我常是這樣倒着望天空的。夜的天空非常黑暗而且遠大，我這樣偃臥着，總覺得他們在喫晚飯的這個野原，完全像在井底似的。而從這樣的印象，每要起一種感覺，覺得那圍繞着野原的森林，恰像一些馬蹄。是，就是在像這樣黑暗的夜，我從戰壕脫出，離開戰線了的。就是在像這樣黑暗的夜，我嫌惡了戰爭，從戰線脫出，向北方一直逃走，肚子餓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有可以塞進口裏的就拾起來塞進去了的。我無論到何時，都不能夠把離開了戰爭的那一個暗夜忘記。戰爭！好可咒咀的事呀……

(1215)

『不錯……』我跟着表同情地，插口說：

『那一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了麼？』

他望我投一瞥，由是說：

『你以為比戰爭可怕的事，這世間沒有的麼？』

『恐怕沒有罷！』我答，

『不，我看到比戰爭更可怕的事了。我看到了純粹的殺人。』

『那不是一樣麼？』

『不，決不是一樣。不待說戰爭是因資本家的便利，和對於被壓迫者的壓制而起的，但戰爭有牠自身的道德底法則，資產階級的道德——總一句話說，有對於敗北者的慈悲……』

『以後呢——』

『我軍突然開始退却；在亞古斯托斯基森林的附近，偶然碰着的有一千名德國兵隊，便把他們包圍了。可是德軍一戰也不交地就投降了。由是我軍便帶着這些俘虜，繼續再退却兩晝夜。我軍的司令官，因喫過德軍的虧，決心對他們復讎，便命令每人拖着俘虜，在到森林附近的途中，爲節省時間和子彈，用刺刀刺殺他們。由是，什麼一回光景就出現了喲！怎樣

的呻吟聲，怎樣的嘆願哀訴，和怎樣的咒咀，便在那森林的附近展開起來了！總之，約一千名的德兵，無理無由地都被刺殺了。就在這一晚，我對戰爭嫌惡起來；就在這一晚，我的有榮譽的愛國者的尊稱消失了的……」

「你也殺了麼？……」

「不。」他答。

「當我奉着刺殺的命令，帶一個俘虜使他在前走的時候，那俘虜非常恐慄，一顛一跛地在我面前走。而當聽到他的同僚們的呻吟叫喚聲的時候，他便屈膝倒地，以兩手捧腹，用戰慄的眼睛望我，那慘白的嘴唇戰戰兢兢地在抖顫說什麼了……」

伯羅武索夫說到這裏停住，左右迴顧了一下。

「我完全不曉得他在說些什麼。而我也，和他同樣地說了些什麼把嘴唇動了。後來我斷念地用力把鎗刺刺入地面，那時俘虜已經逃走了。鎗刺刺入地面深到鎗口。我全身感着戰慄，也向別一方角自逃了。那一夜直到天亮，要聽到死的呻吟聲，而跪在自己的面前的俘虜的臉，老浮在我的眼前不離開。」

「唔，這真是比戰爭還可怕的事——」我和着他的調子說。

「從那以後，我便不能夠鎮靜地眺望星光閃閃的夜空了。在我，總覺得那並不是星在閃耀，而是亞古斯托斯基森林的眼睛在凝視的……」

說到這裏，他把話頭一轉，「是，總之，在他們喫晚飯的中間，我老是這樣偃臥着眺望黑暗的天空的。這樣臥着過了好久的時間也不曉得，有時直到螞蟻從腳腿爬到身上來的時候，才省悟過來。抬頭一看，那年長的男子却坐在我的身邊，左手靠在膝蓋上托住顫邊，在眺望湖水和森林的黑色。還有一人，則俯伏地上，以兩手支顎，也在凝視湖水。我和他們差不多每晚是這樣，但沒有看到他們望過天空一次。由是，我便決定他們也是厭惡天空和星的了。

「你爲什麼在這樣抖顫呢！」坐在我身邊的男子問，凝視着我。

「總覺得不好過……」我答着說明道：「總覺得我們並不是臥在野原，而是睡在黑的環中似的。」

「那也許是這樣的。」他附和着。又望了望我。我感到他那細小的眼睛，在睜着閃閃地射穿黑暗。

「我總覺得我們逃不出這個環外去的……」我又這樣說着，也跟着他們眺望森林的暗黑和湖水了。

(1219)

『你總喜歡說哲理哩……』他說着大笑起來。

對此，我不曉得答應什麼好，而他也不再說出什麼來。我們三人便默默他只眺望森林和湖水。我們的周圍完全靜寂，這靜寂把我們掩沒了。在這靜寂之中，聽得水流的音，白楊樹的搖葉聲，蟋蟀的啼聲，蚊羣的惱人的泣聲，有時稀罕地也聽到草蟲的鳴聲，和破着森林與湖水的靜寂的遠遠的汽船的汽笛聲。

『你參加了戰爭麼？』他突然地打破沉默這樣問我，把獵帽脫下來，在手中打旋轉。

這個唐突的質問使我一時不知所答。我把眼睛移向他，但他仍舊在旋轉獵帽，眺望着森林的暗黑和湖水。我看了他那光潔的禿頭和反射於禿頭上的星和空。……另一個不曉得說俄國話的男子，悠閑地俯伏着在打鼾聲了。

『唔，參加了哩。』停一刻我這樣笑着答了。

『參加了？』他停頓一下：『那麼，爲什麼現在不去打仗呢？』

『那是……』我把話音拖長，避開詳細的說明道：

『因爲生病退任了的……』說着。把談話移到政治問題來了。『現在，我連不高興看到戰爭，也不高興聽到戰爭的話了！』

「這又是爲着什麼？」他這樣說着，即刻把身體捻轉過來。

「那時，我剛才說過似地，因爲第一是政策，決不是戰爭呀。而且現在國民沒有愛國心……。」

「我想你一定是個愛國者，可不是麼？」

我在這一句話之中，感到了嘲笑和叱責和真理。然而我一時竟把我對於戰爭的咒咀忘掉，而開始擁護我舊時的愛國主義起來了。我舊時以爲人類的污點，是由這個主義淨化的。——那是因爲當時，我非常相信了戰爭的清淨和健全的性質，而且在當時的書本上，都說戰爭是外科醫，戰爭是除掉社會的病者，全滅社會的病者使牠健全，而引導社會進步的。

「是，你猜得不錯。我是一個非常的愛國主義者，連戰爭都是志願爲一個義勇兵出去的……。」

「義勇兵……。」他睜着驚異的眼睛，用手趕着蚊子，以冷嘲的口調反覆着說：「義勇兵……。」我望着他。他的禿頭依然反射着暗黑的天空和星。我覺得受着屈辱了。詰問道：

「你爲什麼嘲笑我……。」

他不答應我什麼。在他的大禿頭上已經沒有暗黑的天空和星反射着了；因爲他已經把獵

(1221)

帽戴上。他好像感慨無量似地，輝動着眼睛望森林湖水，而沉思什麼下去了，他在想什麼呢？他和我同樣是一個逃兵罷；我武斷地這樣決定了。

「你對我發皮氣了麼；」停一刻，他微笑着這樣問。

「沒有，你說到真理了。——我咒咀戰爭。我是個逃兵哦！」

「哦，原來……」他把語尾拖長，沉默下去。

話就只說到這裏，我不再說一句，他也不再響一聲。

俯伏在地上睡的那個男子，開始嗷嗷地，以自己的國語說些什麼，自回到小屋去了。再過一刻，我握手也不握地和他告別，也回到自己的小屋來。小孩子早已打着鼾聲，在蚊子的呻吟聲裏熟睡着了。我連衣服都不換地就倒下乾草堆上。

自有這一回事以後，我好幾夜都沒有到隣家去。那決不是因爲感着侮辱，而單是因爲事情不許罷了。那幾天黑雲總在飛走，我老怕下雨。而且女主人來了，非捫集乾草，一束一束地捆起來不可……。直至大雨下得連小屋都漏着沒有地方躲身的時候，我的工作才完了。就在這樣兩天以後，我才有工夫到鄰家去看看，但那小屋裏除開小孩子和狗以外，再沒有誰在那兒了。由是我問小孩子道：

「這兒的男子到那裏去呢？」

小孩子答道：「到城裏去了。」

「什麼時候去的？」

「唔，大概二三天前罷……」

由是，我沒有辦法地回到自己的小屋裏來了，但坐睡都討厭。加之，女主人不懷好意的樣子，老用那樣大湯匙似的眼睛，凝視着我。

「魯開里亞、比特羅武娜，你爲什麼要這樣盯住我呢？」

但她仍舊是吐着懇切的嘆氣凝視我。我感着興味，便問：

「怎樣了呢？是不是心神不舒服？或是什麼……」

「不，伊瓦奴西加。」她吐着一口苦悶的粗大的嘆氣，喊道：「我愛着你呀！」

由是，她突然來抱我的頸了……。

——說到這裏來，我的朋友把話打斷，望着茶杯。既而又說

「唉呀，這個老婆婆真是，這個老婆婆真是……」

我揚聲大笑了。

(1223)

「那老婦人給你什麼惡結果了麼……」

「那裏，那老婆婆非常執拗地愛了我哩，猶其是在戰爭中……」他笑着說下去。

「以後我便暫時住在魯開里亞、比特羅武娜的家裏，好不容易才得逃到市上來……最初她說布爾什維基在準備着反亂，不和他們共事的便要捉去活埋，或投入涅瓦河中的——說種種話來威嚇我，誘勸我……總一句話說，我非常苦心了以後，才得從她的家裏脫出，走近着比得格勒來了的時候才安心的……」

他拿起杯子，喝茶起來了；我對他說換熱的好。

「這樣麼，那很好。」說着，他去換茶了。

(三)

「是個很馴良的婦人」。他嘆着氣說。

「聽說生了小孩子了。寫信來的時候，說那可愛的小孩子老在問爸爸呢，爸爸呢。又說今年夏天非來看看小孩子不可的……」

「她的丈夫呢？」

「信上說是被殺了。她叫我回去，和她同住。」說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總之那且不管牠；那時我一到比得格勒的市口，即刻便感着了。覺得樣子總不同，什麼事情雖不曉得，但見街上羣衆來來往往不絕，簡直跑不過去。我心疑有什麼事，便捉到一個兵士問：

『這樣多的人到那裏去的，你曉得麼？』

那兵士從我的腦頂直看到脚下地看了一下，換一換槍枝的拿勢，然後吐一口瀆說：

『你是什麼！兵士麼？』

『兵士呀！』我答着，把外套給他看。

『兵士？』他這樣反問着我，一聲也不再說地就走開去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哦，』我漏着嘆息了，但總覺得那邊空氣有什麼不穩，便跟着那個兵士跑下去。不待說兵士不只一人，這兒那兒都有，但就是我質問，也沒有一個肯詳細答覆我的樣子，所以我到頭慢慢地自走到馬場來了。在那兒我混入人羣的中央去，聳着耳朵靜聽演說。但當我一鑽入人羣中，便聽到一種熟識的聲音，這使我喫了一驚，我爲着要走近演講壇，便在兵士或勞動之間鑽來鑽去，爲着開路，便以肩押，以肱撞了，但是誰也不注意我。由是，我走到了必要的地方，抬頭一看，全身便好像被潑着一盆熱水似地驚跳起來了。在我

眼前的演壇上，不是站着一個禿頭不很大的，我在草場每晚要找他去談天，或大家同默默地聽着森林的靜寂的那一個男子麼？

「那個人是誰？」我向一個伸長着頸，緊握着鎗的兵士問。然而，那兵士只是沉默着，什麼都不答應我。我看到這位兵士的嘴唇是在怎樣地發抖，又在怎樣地亢奮了。而這個熱情不久也傳染及我來。

「那個人是誰？」我又問，用力地撞那兵士的腹邊。可是這樣他也仍舊不答一聲，越把上身伸長。探前去聽演說。由是，我決心不要再擾問這位兵士，而專神地注視那個知己的顏臉，想一聲都不要聽漏了牠才好。數分後，我和那兵士，都好像中着熱病似地，全身震慄，牙齒叩叩作響，拳頭緊握得連手指都響起來了。那熟識的男子，用剛強的鐵棒把我們的精神擊中了。

「爲着反抗，階級意識和強固的決心是必要的。我們非奮鬥到底不可。但同志：我們最先非爲着勞動者農民的政權奮鬥不可……」

兵士和勞動者的歡呼聲，震撼了馬場的四壁。他們都歡呼雀躍起來了的。

社會革命萬歲！

我們的首領萬歲！

列甯！我大聲喊着，因太歡喜而跳起來了。我每晚去找的男子，是怎樣的人呀！他們是爲着勞動階級的偉大的事業而苦鬥着的。真想不到那在草場共聽森林的靜寂的男子，是這樣的

『列甯！』我再大喊一聲，開步想走近演壇去了。

『我要志願爲義勇兵呀！義勇兵呀！』

然而有個兵士攔着我的手，將我拖住了，他就是我問過兩次的那個兵，用忍着大笑的口，對我這樣吶喚了：

『同志，怎麼呀！你想我們是被馬鞭脅迫着去打仗的麼！』

我答不出什麼話來。因爲他的話是真實的。我們眼睛和眼睛相視片刻，便執起手來，互相大大地接一個吻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明顯地成爲一個布爾什維基，市民戰爭時代總在戰線上，而用武器把那過去自己對於政治的消極主義除掉了。

『到了現在，政治在我是一切的了！』說着，他突然從椅上站起，

「那再好沒有了，」我答着，和他緊緊握起手來。

(四)

過了十分鐘之後，我們便一道聽同志羅幾奧諾夫的關於「勞動者農民國的內政狀態」的演說去了。

這篇是從太田信夫的日譯本『右側之月』中轉譯的。

一九三〇，二，一六，譯者附記。

童年斷片的回憶(續)

中天

生活的變決

太陽照在天井的簷唇上，是正午了。

沒有時鐘的窮苦人家裏，都拿太陽影作工作的標準。

我正在起着火，煮粥，媽媽在切青菜。

突然，來了二位日前買我鴨子的自強學校的先生。

童年斷片的回憶

一位是永泉先生，已經略有鬚子了。

一位是別村請來的自陶先生，穿着馬褂。

我慌了！

我忽然想起前幾天同着大哥等用石子搥他們學校的屋瓦，以爲他們這次是來處罰我的，我面皮都嚇青了。

媽媽放下了手上的菜刀，謙謙恭恭的，但是，終於說不出一句招呼話，

過了一刻，才知道他們來，是要我到他們學校裏做「伙哥」的，才把我嚇走了的心收回來。

『不去！我要跟着我媽媽呵！』我蹲在地上，手上還緊緊的握着一合火柴，不願意的說。

『去吧！不要你担水，又有書讀！』留有鬚子的永泉先生說。

『並且每年還有二套衣服和一雙鞋哩！』自陶先生也接着說。

剛才沉默的媽媽已經有點兒笑意了！

『那末，他到去做些什麼工作呢？』媽媽笑着問。

『很清閑的，重一點的事情，有孟如做，祇要他去掃地，敲鐘，洗碗筷，煎茶，盛飯；

……小小的事情。」

媽媽又望望我，有點兒願意的問：

「心肝！你去不去？」

我幾乎要哭起來了，說不出話。

「你年紀已有這樣大，應當找點職業，況且這又是一件很清閑的工作，做完了你的事，你又可以跑回家去見你媽媽，晚上又可以讀讀書。」永泉先生用着勸告的口氣。

被他說了「做完了你的事，又可以跑回家裏見你的媽媽，晚上又可以讀讀書！」二句話，打動了我的心了。

經過了十分鐘的沉默。

「那末，先生不要打我呵！」我答應了。

「不會的！莫怕！」永泉先生說。

小妹妹呆呆的立在我的身旁，不說話，好像失却了什麼似的！

他們走的時候，兩三囑咐着明天就要到學校的話。

「好的！明天我親身送他去！先生！放心！」媽媽說。

他們走了！家中立刻有一陣莫名其妙的空氣包圍着我們，雖然媽媽面上帶有點笑容。從明天起，離了媽媽，離了妹妹，我開始爲人做奴僕了！

受了傷的羔羊

我到了自強學校已有五天了。

始初的一天，自然，一切的事情，都使我生出異樣的感覺和不慣。

三天過了，也沒有多大的不快。

我日常的工作：——

早上一起來，先敲起床鐘，敲十下。

再掃教室裏的和會客廳的地板。

其次，是撒壁曆，煎茶……等等。

上午和下午，有空時也跟着大家上課，不過，我是坐在旁邊。晚上我是溫習日間所授的功課。

一本『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的書，給我四天就讀完

了，而且背誦得出來。

引起了幾個人都嫉忌我，用無理由的方法笑我。

有的人說我『做伙哥！』

也有人叫我『死蛇干！』

全校約莫有八十多個小學生，間中有二三個是很大的年紀了。

那回被我們打出了血的雨勤，也在這裏，因為這個學校是他爸爸私辦的！此時，他特別的對我為難，幾次我忍不住，差不多要和他打起架來了。

把『人手足刀尺』第一冊的書讀完了，偷着他人的第二冊來讀，晚上。

我不留心，在無意中把別人的書皮弄了一點墨水，被先生發覺了，受了一次很重的處罰，打了十幾下竹鞭還不算，還要我『面壁』半點鐘，在大家小便那塊地方。

我哭了！我偷偷的跑回家裏去。

媽媽看了，抱住我，半響說不出話。

『心肝！先生打了你嗎？』

我還是哭；和羔羊受了傷的一樣的悲痛。

「心肝！我的心肝呵……」媽媽替我揩眼淚，她的眼睛也有點紅了！

「我不去了，禽他媽的！」我哭着罵。

「不要亂罵人呵！心肝！你要回去才好呵！」

媽媽站起身來，到房間拿了一盤花生給我。

裝着滿面笑容的妹妹，從外面跑回來，看了我哭，摸不着頭緒，她也忍不住放聲大哭了！

唉唉！受了傷的羔羊呵！

唉唉！小小的奴隸呵！

你的光明在那裏呢？……

我的成績

我好像得了一件寶貝一樣的歡喜，因為我可以寫簡單的信了呀！

在我部子上，打着一段稿子，準備南洋的爸爸有信來！就這樣的答覆他。

那次的稿子大意是這樣：——

「我的爸爸！」

很久不曾見面的爸爸呵！你的身體很好吧！

我們的生活，也和從前一樣，有時有飯吃，有時餓着肚子過日子。

但是你不要太掛念媽媽和我們，窮苦給予我們的，自然是猙獰的冷笑——我們只等着來日吧？

有錢的人，又有什麼呢？他們外面上才是斯斯文文的，其實他們完全是強盜，他們不是每天到窮苦人家裏搶劫嗎？

我在這學校裏做『伙哥』，不消說是很淒涼的！但，我很用功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兒童雜誌……我不知看了多少本。

媽媽身體很好，她時常掛念着你哩！

爸爸！你要保重你的身體呵！

稿子沒有打完，以後又沒有接續寫下去。但，以後也沒有寄給爸爸。

先生看不起我，不幫我改文章。

有一天，我腦海中，發出了一個疑問：怎麼地球是和皮球一樣圓的呢？那住在地球下面

的人，不是會掉脫了嗎？

我根據這個疑問，去質問永泉先生。

先生終於答不出，還兇兇的罵我一句：

「不要在這裏問三問四，快到廚房下魚茶去！」

入校後的初試

晚飯後，照例的幾位先生要到校前校後，散一下步才回來。

我呢？也照例的做着洗碗筷及煎茶等的工作。

我做完了我的工作，在校內跑上跑下，幾個住在學校裏的學生又出去了，清靜得很！

我又跑在校門限上站立着，黃昏的時候，紅霞是很美麗的。

那處近山的地方，有一條烟橋，長大的。此時，一切在野外工作的人們，都回家休息了，

無心作事，又無心去學打鞦韆，只想念着媽媽妹妹，心中很難過。

媽媽前天對我說，她又二天沒有米煮了！單吃雜糧！

我看了學校裏米箱裏的米，我起了一種偷竊的心，但，心中又不免恐懼起來，『被先生發覺了，怎麼辦呢？』這一句話，在我心中盤旋了許久。

我覺後，我在這裏做工，雖然是很辛苦淒涼的，但，總比媽媽好，一日三餐，多半都吃得飽。

『管牠！橫豎祇有這一次！』我自己對自己說了以後決定了我的計劃。

在床頭拿了一條褲子，把二個褲口用繩子細緊。再把米張在褲裏面；事情弄妥了，我又跑出校門口，去望望先生。

望了一下，還不見先生回來，於是我又慌又急的抱住了米飛跑到我家裏去了。

○ ○ ○

『媽！……』心中慌急的，說不出話。

『心肝！你回來做什麼？』媽媽接着就問，小妹妹坐在小櫈上，拿着紅薯吃。

『媽媽！你看！』此時我恐慌的心已放下了大半，把褲給她看。

『是什麼？』

『米！』

「那裏來的？」

「……」我沒有答。

「你好不是偷了先生的？」

「不是！米留久了，他們不要的！」我撒謊着。

媽媽接過了米，張在一個木桶裏。

「心肝！你冷不冷！」媽媽看了我穿單薄的衣裳問。

「不冷！一點也不冷！」我不使她掛念着我，故意騙她，其實，我就說是很冷的話，她又

那裏有衣服給我呢。

我爲了不要使先生比我先回去，於是我急急的跑回學校裏去了。

在我離開媽媽的時候，妹妹喚我一聲：

「哥哥！明天再帶米回來呵！」

路上，我想了許多對付先生疑問的方法。

二層感想

(1237)

在一次，我將要睡的時候，無緣無故，想起了順招哥教給我的山歌來。

『送郎送到五里亭，

再送五里難捨情；

再送五里情難捨，

十分難捨有情人。』

又想着，口裏又細聲的念着，念了一遍，好像這條山歌沒有什麼似的，於是，停着不念了。

繼續着又想出了一條。

『窮苦人家最冤枉，

割脫禾頭吃粥湯；

山楊樹葉涯摘盡；

鎖匙難帶家難當。』

我把這條山歌連續不斷的念了十幾遍，幾乎念出眼淚來。

臥在單薄的被裏面，翻來仆去睡不着，忽然，今天上午我去校長家裏拿鹹菜時，那一幕

(1238)

情形，又清清楚楚的呈現在我的眼前：

「一座新的華麗的中國式的房子，除了屋頂上黑黑的瓦外，全身都是白色的，四週築着堅固的圍牆，防強盜以及小賊。」

門口站着二個年青的乞丐，衣服破舊得不成樣子，戴着草笠。

許久，肥胖的主婦親自出來，拿了一個銅板，生了銹的，交給他們。

這二個乞丐，望了那這銅板，又望望主婦，不接受，沉默着，把頭上的草笠，取在手
上。

「不要嗎？還要甚麼，你這年青的小流氓！」主婦凶凶的說了。

「我們嗎？我們的肚子已經餓了，我們所需要的是白飯與麵包。」一位年紀稍長的乞丐
說。

「你說甚麼？白白得人的白飯與麵包，那有這樣容易，又不是你爸爸的，媽媽的。」

「那你們一天坐在家裏，都有飯吃呢！你們又不是白白的得人家的白飯與麵包嗎？」

「你這畜生！越說越不成話了，你們是什麼？我們是什麼？」

「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可不是嗎？」

(1239)

「呸！死畜生！快滾開，不准在這裏糊七八說。」

主婦怒了，把銅板在地上，驕傲的向裏邊跑去了。

跟着就幾條黑色兇惡的狗跑出來了，這分明是受了主婦的命令的。

他們這兩個乞丐，逃避了這無意識的毒害，然而，面部是表着憤怒的態度，摸着自己的小刀與木棍……」

晚上，發了一個惡夢，醒來滿身發冷汗。

最後的決定

每逢三，六，九等日，就是我們橫陂圩的圩日。

到了圩日，各鄉村的人，都雲集此，熱鬧得很。

預備買東西的人，便輕手輕腳，跑到圩場上去。

那些賣東西的人，就是一担担的担去。

猪肉，牛肉，雞，鴨，魚，葡萄，豆付，紅薯，芋，……什麼東西都有，祇要你有錢，不愁沒有東西買。

今天又是初六，先生又命我去買四毫子豬肉和二毫子豆付。

我本是穿上了一件破舊的衣裳，袖子都是沒有了的，後來，我不知怎的，竟決定把我放在床頭的在我算是最好一件的衣裳，拿了出來，換穿在身上。

幾位先生看了我，無不發了幾聲冷笑。

永泉先生還說：『他也在想……哈！哈哈！』

我終於穿上了這件衣裳，離了學校。

在路上，已真見了有些成羣結隊去赴圩的人了。

平時我很少穿過這件衣裳，這次，我心中固然是很歡喜，但，外面的態度是太不自然了。

遇見了一位平日和我相識的人。他恰從圩上回來，兩個人站在路旁，說了很多好笑的話。

我和他分走了好遠的時候，他還帶笑的向我說：

『喂！穿了新衣服，不要在圩上作古作怪，去摸小都（地名）媽（即女人的意思）的乳姑呵！』（我們鄉村的裏人，奶子叫做乳姑）

(1241)

我很忠實的保護了這用紙包好的六個毫子，時時刻刻摸着衣袋，怕牠遺失。

一路上糊七八糟想了一大串，這四五里長的路程，終給我跑完了。

到了圩上時候還很早，買物件與賣物件的人也還來得不多，但，原是寂寞的圩場，這時，已呈現着熱鬧的現象了。

我想偷懶，打算在這裏玩一大半天，遲一點回學校裏去。

圩場上的前頭，有一條大大的長年不落葉的榕樹，我坐在這條樹蔭下，看看來人，又想事情。

有時站立起來，有時又坐下去。

遠遠的來了一陣婦女，擔着東西的帶着小孩子的，把着布袋的……中間的一個，穿着藍布的衣裳，似乎有點像我媽媽的樣子。

她越跑越近，我越看越像，那知，真的是我的媽媽哩！

『媽媽！』我跑前她面前去，歡歡喜喜的喚着，牽着她的衣裙。

『心肝！你也來了！』她站立着，放下了肩上的竹籬。

『我比你先來哩！』

「先生使你來買什麼？」

「買豬肉和豆付！」停了一下。「媽媽！你呢？」

「我隨便，看有合意的就買。打主意想買點米麥和紅薯。」

於是媽媽牽着我的手，一同到圩裏面去了，在熱鬧的時候，很不容易攢進去。

媽媽看了一切的東西都想買，祇好像看了她悲傷自己沒有錢似的。

「媽！蘿蔔買不買？」我看了一堆堆的蘿蔔說。

「沒有飯吃，還買菜幹什麼！」媽媽很細聲的答。

走到了一堆紅薯面前，媽媽忽然站住了腳。

「一臺子幾斤？」媽媽拿起了一條紅薯，問那個賣紅薯的人。

「八斤半！」賣紅薯的人，接着拿起稱來。

「你道又不是好番薯。應當便宜一點！」

「看！那條不是很好的，呱呱叫。」他免強帶着笑。

「算便宜一點」媽媽有點想走開的樣子。

「你說幾斤？」

「我說九斤半！」

這個賣貨的人，站立着不說話，媽媽想開步走了。

「買幾多？來！來！馬馬虎虎九斤半買給你！」他急急的挽留着。

「二毫子！」

「哈！」他有點輕視的樣子，冷笑了一聲。

我媽媽不管一切的，把在肩上的竹籬放下，一條一條的選着。

我摸摸我衣袋的六個毫子，一時，心頭好像小鹿衝在似的，又慌急，又驚喜，因為我想把這些錢給我媽媽買食糧呀！

想來想去，忽忽的想了一陣，一直等到他拿起稱來稱紅薯的時候，我才決定。

「媽媽！買多一點吧！」聲音還是很不自然。

「心肝！媽媽身上沒有錢了！」

「我身上有六毫子，是先生給我的！」我騙着媽媽，把錢交給了她。

媽媽接了這六個毫子，歡喜得說不出話來，速了一趟，才說：「我的心肝呵！……」她帶着笑。

(1243)

「那末，買够六毫子吧！」媽媽對着賣貨的人說。

「呵！一共八毫子！」賣貨的人，忽然變了面孔說。『八九七十二斤，八八六十四兩，』嘴裏不住的算着『一共七十六斤！』

紅薯賣妥了。我同着媽媽擔起紅薯，離開了這裏了。

「心肝！你也要快點買了豬肉回去了，先生才不會罵你呀！」媽媽囑咐着我。

「好的！」我隨便的答。

「我同你去買吧了！你才不會受騙了哩！」

「不要你同去，我自己會曉得的。」我心頭跳得很急。

「那你要留心一點才是呵！」

「我曉得了！媽！你先回去了吧！不要擔心着我了！」

「回到學校裏要聽先生說呵！」她仍不放心的說。

在幾千百人嘈雜聲中，我忍着淚，看着媽媽擔着一擔紅薯回去了。

那時，我要哭又哭不出，心頭跳得比任何時候還來得利害，我想：事情已經做過了，現在怎樣對付先生呢？

看這件，看那件，又在圩場的週圍跑了一陣，看見了肉，看見了豆付，越發使我難過。聽着店舖裏的時鐘已打了十一時，快要做午飯了！但是，怎樣辦呢。這件事情究竟用什麼方法對付呢？我一面想着，一面看着擺在面前的豬肉。

『做扒子手偷來吧！』我私私的問着自己，『不行！從來沒有當過扒子手。怎麼能夠呢？』我又私私的 answering 着自己。

我仍然是坐在榕樹下，發呆。

望望幾個在樹上跳上跳下的喜鵲，我要哭了！

『呵！對了！對了！』我忽然想出了一條妙法，歡喜得跳了起來。

我用力的把我衣服的袋子，咬破了一個大洞。

於是我急急的空着手跑回學校裏去了。(完) 一九二九，十一，十九日於上海藝大。

作者附言：

『童年斷片的回憶』已經寫完了，但，我有不得不要聲明的地方，就是：

這不是我童年的回憶；完全是阿K的童年回憶，所以我把這個題目，略改一下，變為：

『阿K的童年。』

出 走

林徽音

爲你着想，爲你此後的生活着想，雖然我已決定了不對你說一句話就走，走了也不給你寫一封信的，我看，終究，還是寫了這封信給你的好。

不用說，你是在驚異着我爲什麼出走（這，我確得定，無論如何，由於我平日關於出走的偶提，你看到我幾天的不回家，就會推知的），就是我自己也一樣地在驚異着。我固有過好幾次想出走的概念，然而這次的果能成爲事實，確非我始料所及到的；在這驚異之餘，我却不能不佩服我自己的立志的堅決——我原是，如你所知道的，什麼事都下不來決心的——雖然在既走後自責走得太魯莽的情緒也間或嘗在我心中閃耀過。

你的在南京什麼部裏辦事的朋友密司張要介紹你去做事的一回事，在你既答應我不去後，本已成爲完全過去了的，可是那天你又情不自禁地對我說：

『你看，小村，南京——南京的那件事我去試試怎樣？』

『我看？你不是已答應過我不去了嗎？』可是在一轉念之下，我有些黯然，便消沉地接着說：『既要去。你就去吧。』

(1247.)

「我又沒有說我要去，我不過問問你——」

「不錯，我也不過答你的問。」

你沒有回答，沒有回答說你要去還是不去；不久我也就出了門。

我出了門就覺到了彷徨，不知要到什麼地方才好，後見有一輛朝西開行的一路電車正到站，我便無目的地跳了上去；車到盡頭，我又不能不走了下來。一下車我即聽得「兆豐花園；十個銅板！兆豐花園；十個銅板！」的叫聲，接着我看到在這樣叫的是那停在那裏的公共汽車的賣票人。我便去做了他的主顧，而結果隨了那車中的羣衆進了傑斯非而公園。

——悅意既這樣想去南京，大概對於這種生活也厭倦了吧。是的，要是稍微具有人性的，誰會不厭倦這種生活呢？這種須得挨着挨着才能過去的生活，這種說起來似乎衣食住：什麼都不缺乏，而實際上什麼都過得不痛不快的生活，這種中華民國所特產的常樂的知足者所自傲的「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

——不錯，她眼看我把能掙錢的事情放棄不幹而偏要過這種自以為清高其實比什麼都下作的所謂賣文生活是當然會不悅的。現在她自己得到了一個收入既比較豐富而又固定的地位

出 走

四一

我又不願意她去，彷彿她去作了事會毀損我什麼似地，只是逼着她陪我吃苦；別說想實行我理想的生活法的無望，甚至最低限度的娛樂有時我也不能供應她。

——某偉人的不知幾夫人對那勸她對於她婚事宜深思熟慮的人所說的『What should I do after my three sisters』真是透澈之至的見解。其實她就不是爲了要追隨她的三位姊妹，也該那麼作的；你想，要是一個人有了錢，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呢？她可用它來購愛，她可用它來購慾，她可用它來購種種凡她所欲購的東西。

——我對於別的不敢自信，然而對於我的不會有錢却絕對能自信的，那末我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究竟？……

——我還有什麼能慰安悅意的呢！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呀！至於所謂愛，那祇是欺人的東西。

——要是沒有我，我確得定，她能得到一個比較有錢，或者甚至很有錢的男子；要是她到南京去作了事，那種男子就更容易得到，密司張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嗎？到那時她方可娛樂一切，享受一切……我爲什麼定要拖累她呢？離她而去不好嗎？……是的。離她而去，一定離她而去！

我那樣決定了心中甚是鬆快，我就在那鬆快的情緒中出了傑斯非而公園而趕到了四馬路。在走了兩三家書店後才勉強湊到了百把塊錢，便購了一張當晚上天津的船票，而最後在昨天來到了這北京。可是不久我就要離開這裏，就是那信封上的寄信者的地址也是爲了郵局對於寄掛號信的一定要那樣的一個，不管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才隨意寫上的。至於離了這裏到什麼地方去，却連我自己也都不知道。

從上面我在傑斯非而公園中所想的看來，彷彿我的出走全是爲了顧全你，其實呢，自然，大半還是爲了我自己。大概爲了在我這方面好像已沒有什麼問題，那時才只在你那方面着想的；後來既看到在你也以我的出走爲得時，我便驟然那樣決定了。

(1249)

關於我們分手的事，我記得有一晚，想你總也記得吧，不知誰先醒了，便挑醒了別一個。不知怎地，在那晚的談話中，我竟說到了我們分手的事，你聽了便哭了。你一哭，我就沒有辦法——不，要是你只是哭，我倒好辦，或者只是硬，我也好辦；我所怕的，你雖有時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樣子，有時却又泣泣啼啼，嬌柔可憐得動人——於是我只好來慰安你，

出 走

四三

撫愛你，關於分手的事便從此無形打消。

然而我對於你的大聲叫罵總是受不住，如用人不好，可以另雇，何必定要那麼去罵她呢？而且你有時竟拖泥帶水地在罵用人的話語之上加着『都是』二字，可是除了你指名被罵的用人和在罵人的你自己以外只有我一個人，那末你這『都是』究竟是指的誰呢？我嘗想把此意實問你，然而我知道，要是我真問了，你會衝撞地說：『這不關你的事，我在罵用人！』於是我真想打，我想打了你以後，你一定會覺到被了侮辱而就此分手——我知道，要是再耽下去，我總有一天會這樣辦的。這其間，我只有一聽到你的大聲就出門的一法；一出門便又馬上覺到空虛，然而既出來了，又不願即刻回去，於是免不了去看看朋友們。

說到朋友，心中便有渺茫之感。你以為我與朋友們之間的感情非常濃厚，非常密切吧，正如朋友們以為你與我之間的情愛（想不到別的名稱，姑說是情愛吧）令人可羨一樣。唉，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虛偽者嗎！然而我總不願把你與我之間的情形講給任何朋友聽；實在，不是我不願講，我可找不出一個能對他講講從我心之深處所發出來的話語的對手；要是我有這樣的一個對手呀，我也不至於如此苦悶，如此寂寞了！我同他談的，正如他同我談的，都是些東鱗西爪隨意雜湊的話，祇藉此來稍粉飾我那不得不過的灰頹的時間而已。有時我去，正碰

(1251)

到他在作什麼的時候，則心中更好像受到了壓迫。而且往往就在那無聊而乏味的談話進行的中間我便有這樣的感覺：不管它，多耽一回吧，反正這是末一次了，此後我再也不來了。此後我就真不去了嗎？要不是第二天就去，已算是我的堅決的異跡哩。你看，我就是這樣的一個在家想出門，出了門又想回家的不安定的動物！

我對於你第一件不滿意的事情就是你竊看我的日記。我對你說過我並不是不給你看，只要你當了我的面看；你聽了總是笑笑不說什麼，好像是默認，可是隔不多久，却又在竊看了。你看了也就算了，却還要把其中所記的事實來做要挾的工具。後來我也給你麻煩夠了，心一橫把所有的日記都燒了，以為這至少可給你一個沉重的不快，可是你竟若無其事地，一言不語地儘看着我燒，因此，我不禁有些駭異。也許你是個強者，我終究這樣想。

至於關於雪影等的事，就是你不看我的日記，這些事的經過你也都知道的了，因為我從沒有一事瞞了你。然而你還是每看一次日記便爭吵一次，彷彿爭吵便是你的日常功課似地。而且，關於這，你已應許了諒解我的，不再提它也罷，可是你至今還是喋喋不休，真給了我不知多少痛苦。有一次在我被激怒了說「你肯諒解我的就諒解我，否則，你說怎麼樣就怎麼

出 走

四五

樣」的時候，你又是哭，悅意，你叫我怎麼好呢？要是我，在既諒解你後，還會這樣不放鬆地苛責你的過去嗎？

後來你索性好了，有時竟把我所寫的小說之類的東西也當做日記看而同我更進步地爭吵着。可是每在我寫的時候，你却冷淡到了極點，忽略到了極點，從來不來要我一篇去看——從當時的沒有爭吵看來，我相信，你也並不竊看它們；在印刷的時候，你也從不問起關於它們出版的日期。然而只要等到一出版，你便援據引典地從中搜出我的「日記」來，於是，不管我怎樣分辨，你總是大吵大鬧着，好像即使我立刻把它們毀了版，也不能滿足你的心意似的。

雖然，悅意，上面的有許多話，只是爲了寫動了頭才順流地滑下來的，其實在我現在的心境中沒有一絲對你的憾意，對我自己也沒有，我只想冷靜地看看我自己的究竟。

臨了，我還想勸你一句話：你現在正當青春，真是花正好，月正圓的時候，萬請別辜負了它才好；至於我，我也期待着不辜負我的。O dear!

喜 酒

劉 虛

我好喝酒，每喝必醉，醉了又喜歡亂想。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朋友家裏喝喜酒，是那個朋友的夫人新生的一個兒子的三朝。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高興，我快活，我忘記了一切。我，醉了。

在酒意醺醺的時候，我的朋友抱着用紅綢子包着的他新生的兒子，臉上浮着得意的笑容替賀客們勸酒，賀客們都說一些「長命百歲」的吉祥話，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醉了，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

我低着頭癡癡地想。我想到了崎嶇險阻的人生的旅路，想到了人生旅路過程中的孤零，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更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靜悄悄躺着期待牠的主人之降臨的我們的墳墓。

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我，喝醉了。

(1253)

我又記得，有一次在一個朋友家裏喝喜酒。是那個朋友的新婚。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高興，我快活，我忘記了一切。我，醉了。

在酒意醺醺的時候，我的朋友攜着他佩了紅綢子的花兒的新婚夫人，臉上浮着得意的笑容替賀客們勸酒，賀客們都說一些「百年偕老」的吉祥話。我一杯一杯地喝着他的喜酒，我醉了，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

我低着頭癡癡地想。我想到了崎嶇險阻的人生的旅路，想到了人生之旅路過程中的孤零，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更想到了茫茫的漫漫的夜一般地前途靜悄悄躺着期待他的主人之降臨的我們的墳墓。

我忘記了來時預備好了的賀辭，我，喝醉了。

我好喝酒，每醉必醉，醉了又喜歡亂想。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夜。